

蓝胡子的蛋

| 阿特伍德作品 |

Bluebeard's Egg

Margaret Atwood

柴姐 译



河南大学出版社
HENAN UNIVERSITY PRESS

蓝胡子的蛋

Bluebeard's

[加] 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蓝胡子的蛋 / (加) 阿特伍德 (Atwood, M.) 著; 柴
妞译. — 郑州: 河南大学出版社, 2015.3
ISBN 978-7-5649-1759-3

I. ①蓝… II. ①阿… ②柴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
说集—加拿大—现代 IV. ① I7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67099 号

Margaret Atwood

Bluebeard's Egg

Copyright © 1983, 1986 By O.W. Toad Limited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4 by HNUP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—U.K.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
All rights reserved

河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 16-2014-222

蓝胡子的蛋

作 者 [加] 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
译 者 柴 妞
责任编辑 王 慧 谭 笑
装帧设计 鲁明静

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

地址: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2401号 邮编: 450046

电话: 0371-86059701 (营销部) 网址: www.hupress.com

制 作 北京百川东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810mm × 1092mm 1/32 印 张 10.75

字 数 204千字 定 价 38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(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)

| 阿特伍德作品 |

蓝胡子的蛋

北京上河卓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品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www.erton.com

没有童话的生活（译者序）

1969年，在首部长篇《可以吃的女人》里，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塑造了一个梦幻式的英语系研究生。梦幻，因为放在今天的好莱坞电影里，尽管二十六岁的他看上去只有“十五岁上下”，“像中世纪木刻中皮包骨的人像”，还是轻而易举地击败了英俊富有、风流倜傥的男二号。他符合现代审美的纤弱病态，患有时髦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，喜欢去洗衣房，看玻璃后翻滚的彩色衣服，心情烦躁时，通过熨东西才能抚慰自己。学术和女人于他，每天相处继而生厌。论文是沙发边散落的一摞纸，不能被触碰、不能被整理是它存在的唯一意义。阿特伍德不承认《可以吃的女人》是自己的处女作，也拒不承认小说是女权运动的产物。当那做成女人形状的蛋糕成功出炉，女主角一边狠狠地吞咽一边含恨道：“你

一直在想方设法把我给毁掉，一直想方设法地同化我。”^[1]

我们对作者的撇清不再苟同。女权唯一的好处是，小说的结尾并不罗曼蒂克，从未婚夫那里逃跑之后，在大雪中破旧小旅馆的肮脏毛毯下，男女主角的性爱毛躁而尴尬，让人失望又在情理之中。阿特伍德用敞开的结尾，避免让女主角只是简单地易手。

伍尔芙说作家分两种，天生讲故事的和自觉讲故事的。《可以吃的女人》展现了阿特伍德最基本的能力，她是自觉讲故事的人。也因为自觉，阿特伍德几乎自寻烦恼地，建筑了一个个无法逾越的障碍。三十岁之前，她并不完全知晓，如何给不合情理的细节铺平道路。

1983年，阿特伍德四十四岁，短篇小说集《蓝胡子的蛋》出版。之后阿特伍德长篇作品中重要的关键词和技法，在《蓝》中均有出现。

蓝胡子是一则暴虐的民间传说，长着蓝胡子的贵族，用斧头将女人们砍成碎块，这样扭曲骇人、又充满莫名快感的故事，被法国人查尔斯·佩罗改编成了童话。《蓝胡子的蛋》与童话无关，没有丑陋的丈夫，没有城堡、谋杀与复仇。它是女人说给女人听的寓言，比之《欲望都市》类的女人心

[1] [加] 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，《可以吃的女人》，刘凯芳译，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337页。

态，少了一惊一乍的语气词，省略了捉奸在床的高潮，它更老旧，平淡收敛，点到为止。这一类故事，可以仔细收入书柜而不被人耻笑。

十二篇一万字左右的短篇中，四篇（《母亲生命中的重要时刻》、《黑兹尔飓风》、《寻找斑叶兰》和《出土套房》）是对父母生活的回忆，几乎看不出虚构的痕迹。它们呼唤出这样一个世界，在这个世界里，有两代间的情长，“我”有时是独生女，有时有个特立独行的兄长，我与父母相聚又分离，记忆统统糊在了一起，每次回娘家，总是——

……早早地上床，永远不知道醒来时会是哪一年。会不会是二十年以前，或者二十年以后？是在我结婚之前，还是我的孩子——十岁了，正在朋友家玩——已经长大离家？我睡觉房间的墙粉上有一块缺口，看上去像一只侧面的猪脑袋。它一直在那儿，每次我回到这里都要寻找它，以稳固自己，抵挡那一时刻，越来越快从我身边飞逝过的时间。我的这些访问全都糊在一起。（《寻找斑叶兰》）

亦有建筑于现实和虚构两种不同职业在家庭中和睦相处。植物学家的父亲，对整个世界抱着慈悲而清晰的见解。阿特伍德本人喜欢科学，而作为科学家父亲亦喜欢文学，酷

爱阅读小说、文学、历史：

父亲学习历史。波兰人说他知道的波兰历史比大多数波兰人多，希腊人说他知道的希腊历史比大多数希腊人多，西班牙人说他知道的西班牙历史比大多数西班牙人多。考虑到世界上总人数的平均知识，或许真的是这样。在我认识的人中间，只有他一个，从过去经验的基础上，成功地预言了阿富汗战争。其他还有谁真的在意呢？（《出土套房》）

阿特伍德在兰登书屋的采访中说，“我们都是不偏食的人……连麦片粥的盒子都要看，没有什么语述是微不足道的。”小说与科学均起自相同的问题：如果、为何及怎样。她的母亲大方淡定，对安营扎寨的迁徙生活毫无怨言。这样一个身处自然的家庭，让人想起 E.B. 怀特的《重游缅湖》，与怀特的心平气和不同的是，这些自然崇拜中，有种贯穿始末的末日恐惧。阿特伍德坚信情感是最大的驱动力，摧毁城市的是仇恨，不是炸弹，重建它们的是希望，不是砖块。

危机感扩散进另八篇虚构的短篇里，成就了形形色色的担忧。除了《蛙之春曲》里唯一的男性视角，除了“一对果蝇不受限制地繁殖，用多少个星期，可以覆盖整个地球三十二英尺深”之外，亦有女性的愁伤，被男性忽略抛弃，

付出却没有与之对等的回报。即便她们有非常现代的独立外壳，成功的陶艺家，无所畏惧的大学生，画家，却胸怀主妇才有的忧愁。这些忧愁到了1985年，凝聚成长篇《使女的故事》，拿女人的生殖能力大做文章。阅读虚拟的基列共和国，无时无刻不让人想到《一九八四》。等到《盲刺客》、《秧鸡与羚羊》这些小说一并问世，很多人给阿特伍德贴上了“反面乌托邦”（Dystopian）的标签。作为乌托邦的女性书写者，阿特伍德却野心有限，她带着满怀慈悲的心伤，抱着科普的态度，描述末日。

1988年的《猫眼》，几乎是从《蓝》中辐射而出。《日出》靠画男性生殖器出名的女画家伊冯：

……看上去像三十，打扮得却像二十，不过有时候她看上去像四十，打扮得像五十。她的年纪取决于光线，她的穿着取决于心情，心情取决于那天看上去多大，而这又取决于光线。是一种微妙的相互影响。（《日出》）

《猫眼》中，伊冯变成了女主角伊莱恩，她的哥哥是《黑兹尔飓风》里的兄长，《丑脸》里的乔尔成了乔，阿特伍德人物的重复总是带着更加致命的精准度。伊冯的脆弱，兄长的孤僻，延续了一个女孩的童年。所谓猫眼，不过是小孩子玩的弹子，与侯孝贤《童年往事》里阿孝埋进树根里的

弹子一样，折射出一盘散杂，却并不见得美好的世界。通过它，这孩童时遗留下的一小粒残骸，阿特伍德进一步壮大了自己的读者群。

《猫眼》中的坏女孩科迪莉亚，在1993年的《强盗新娘》中得到了最彻底又最离奇的发展。像序言中的引语一样，“不咬人的响尾蛇无法给人教训。”泽尼亚，一个美貌到惊人、满嘴谎言的女人，将另三位女子的爱人分别抢走，再抛弃，使三个含恨的女人，凝结成一个有相同苦难经历的团体。《强盗新娘》是阿特伍德可读性最强的小说，仇恨延绵不绝，情节节奏堪比HBO频道的黄金强档。这部三十六万字的长篇，紧凑却细节丰富并不简陋。

描述女性生活中情感危机的能力，阿特伍德在《蓝胡子的蛋》这本短篇小说集里早有所展露。《盐晶花园》中，对于核战争的恐惧，奇怪地掌控了一个女人的私生活；到了《美洲红鸮》中，一段疲倦的中年情感，却因为牙买加鸟儿的稀世景象，重新点燃。这些优秀的短篇小说，既有趣，又灼人地诚恳，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敏锐地捕捉到支配着人际关系的复杂力量，及指导这些关系的强大情感。喜欢她的人，可以用这本小说集重温旧梦。书很薄，三百页不到。搭地铁，在咖啡馆里作态，没别的书比它更合适。

柴妞，2009年8月

目录

母亲生命中的重要时刻	001
黑兹尔飓风	025
露露；或，语言的家庭生活	057
丑脸	083
艾玛的两则轶事	119
蓝胡子的蛋	141
蛙之春曲	183
美洲红鹮	203
盐晶花园	229
寻找斑叶兰	261
日出	277
出土套房	303

母亲生命中的重要时刻

母亲很小的时候，有人给了她一篮子小鸡作为复活节礼物。结果它们全死了。

“我不晓得不能去动它们，”母亲说，“可怜的小东西。我把它们放在板上排成一排，小鸡腿直直地伸出来，像拨火棒。我对着它们哭。我到死都会爱它们。”

或许，母亲是要通过这个故事，表明她的愚蠢和多愁善感。我们得明白，她现在不会做这种事了。

或许，这是对爱之天性的一种解读；不过，了解母亲的话，便知道不是这么回事。

* * *

母亲的父亲是个乡村大夫。那个年代没有汽车，他驾驶一整队马，一辆轻便马车，驰骋在他的地盘上。没有除雪机，他驾着马队，拉着雪橇，穿越暴风雪雨，午夜时分赶去

那些点着油灯的人家接生。那儿，水在木炉灶上滚着，法兰绒褥子在碗架上热着，孩子的名字都是他给起的。他的诊所就在家里。母亲儿时，总看见人们穿过门廊来到诊所门口，紧握住他们身体的一部分——拇指，手指，脚趾，耳朵，鼻子——都是不小心被砍掉的。那些人将这些重伤的部分紧按在生疼的残肢上，仿佛它们能像生面团一样粘住。他们巴望着外祖父能把它们重新缝回去，治愈斧头、锯子、刀和命运赋予他们的伤口。

母亲和她的妹妹会在紧闭的诊所门口游荡，直到被嘘走。门背后传来各种呻吟，被捂住的尖叫，救命的哭喊。对于母亲，医院从不是个有魅力的地方，疾病侵占了休息日与假期。“千万别生病，”她说，而且说到做到。她几乎从未病过。

可有一次，她差点死掉。她的阑尾破了。得由外祖父来做这个手术。事后，他说开刀的人不该是自己，他的手抖得太厉害了。这是母亲在讲述外祖父时，少有的承认其软弱的时刻。通常，他被描述得很严肃，管这管那。“不过，我们都尊敬他，”她说，“谁都尊敬他。”（自母亲的少年时代起，这个词的地位下降了一些。它曾经比爱更重要。）

是别人告诉了我外祖父开麝鼠场的故事。他怎样和母亲的一个叔叔，在房产后面的沼泽中圈起栅栏，将母亲未出嫁姑姑的积蓄投在麝鼠身上。原本打算这些麝鼠繁殖后，

做成麝鼠大衣，可邻近的一个苹果农在上游冲洗他的喷虫器。麝鼠们全被毒死了，像门钉一样死得透透的。这发生在大萧条时期，绝不开玩笑。

她们年轻时——如今多少岁都可以说是年轻，不过我指的是七八岁——母亲和她的妹妹有一间树屋，在那儿她们用洋娃娃玩茶话会之类的游戏。一天，她们在外祖父的医务室门外找到一整盒漂亮的小瓶子。这些正要被扔掉的瓶子，被母亲（她平生最讨厌浪费）挪进了洋娃娃的房子里。瓶子里灌满了黄色的液体，她们也没倒掉，因为看上去特别漂亮。结果这些都是尿样。

“为此我们挨了顿臭骂，”母亲说，“可我们懂什么？”

* * *

母亲一家住一座邻近苹果园的大白房子，在新斯科舍省。有一座仓房，一间马车库；厨房里有储藏室。母亲能记起那个没有面包店的年代，面粉桶装运来，所有面包都在家里做。她能记起听到的第一条收音机广播，一支哼成歌的袜子广告。

房子有许多间屋。我去过那儿，我亲眼见过，却还是不晓得究竟有几间。部分房间关着不用，或只是看上去如此；房子后面还有楼梯。过道通向四面八方。五个孩子住在